

步里客談
昨夢錄

雲齋廣錄
松窗百說



2121

1

12862步

里
客
談

陳
長
方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步里客談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守山閣叢書墨海金
壺皆收有此書守山
本較佳故據以排印

步里客談提要

步里客談二卷。宋陳長方撰。長方字齊之。侯官人。紹興戊午進士第。官江陰軍學教授。初長方父侁爲洪州錄事。卒於官。長方奉母居吳。依其外祖太僕寺卿林旦家於步里。遂以名書。宋史藝文志載陳唯室步里客談一卷。唯室卽長方之別號。胡伯能作長方行狀。稱所著有步里談錄二卷。亦卽此書。蓋初名談錄。後乃改今名也。所記多嘉祐以來名臣言行。而於熙寧元豐之間。邪正是非。尤三致意。其論元祐黨人不皆君子。足破假借標榜之習。其引陳瓘與楊時書。譏欲裂白麻之非禮。亦深明大體。所見迴在宋人之上。至於評論文章。頗多可采。如謂陳師道李杜齊名。吾豈敢。晚風無樹不鳴蟬句。與黃庭堅坐對眞成被花惱。出門一笑大江橫句。皆學杜甫縛雞行。而陳爲不類。又引王剛中語。謂文字使人擊節賞嘆。不如使人肅然起敬。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色。水波成文。直因勢而然。以議蘇軾數擬盤谷序之非。皆爲有見。至謂月自有光。非受日之光一條。由不知推步之術。謂腎無左右一條。由不知診候之方。置之不論可矣。此書宋史作一卷。與胡伯能狀不合。蓋傳寫之誤。今散見永樂大典者。裒而集之。尙得五十八條。謹以類排纂。從伯能所記。仍釐爲二卷。

步里客談卷上

四庫全書原本

守山閣叢書 子部

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，李煜遣其臣徐鉉來，以口舌勝趙普，屢言擇館伴，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名下使臣以往，鉉反覆問之，其人聲喑，言不識字而已。鉉無如之何也。

富文忠公少日有詬之者，如不聞，或問之曰：「恐罵他人。」曰：「斥公名曰富某曰：『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？』」

案此條載說部本今增入。

范文正帥西方，時相恐其成功入政府，欲塞其門，故授以邠州觀察使，再三以月俸優厚，及遣中使宣諭，文正力辭，以伐其謀，竟得請以罷，未幾坐擅答李元昊書，議加極法，降知耀州。

范忠宣公言江民表作小官時，便作取宰相時事，舜居歷山，及得天下，若固有之者，養於素也。

魏泰託梅聖俞之名，作書號碧雲驥，以詆當世巨公，如范文正亦不免，其曰：「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，故名仲淹，意欲結之爲兄弟，余於石氏十緜家見之。」

邵康節先天學，自李挺之、穆伯長相授，墓志中云：「推其源流，遠有端緒，其實自陳希夷來。」嘗云：「天下聰明過人，唯程伯淳正叔，其次則章惇、邢恕可傳此學。」程先生問幾年可成，曰：「二十年。」先生曰：「某兄弟無此等閒工夫。」章邢聞康節語，遂來，康節視之曰：「章子厚、邢和叔，心術不正，挾此將何所不爲？終不與之。」故先天

之學不傳。嘗爲章子厚筮一卦。說平生不差一字。

熙寧戊申。邵堯夫聞杜鵑啼。不樂。或問之曰。將有人起東南爲相。以文教亂天下。此禍非六十年不已。未幾。王介甫召自江寧。介甫所建明經術法令。至建炎戊申方熄。

徐翼之云。見一老堂吏言。司馬文正在朝堂處置常程事宜。有尋常處忽發一事。便令人心服。

外祖林卿云。翰林學士趙彥若。司馬文正上客也。人未嘗見其私謁請問者。有事公言之。平時隨衆進退而已。政和間。范文甫建議於廬州湖州取周鼎。遂持節過宋。解后劉器之請教。劉曰。君富文忠外孫。程正叔門人。使某何所措詞。

田腴承伯云。作官從人奏辟。非但賓主。便有君臣之義。不宜輕也。

初筮仕者。求教於劉待制安世曰。清明和緩。又問何以言緩曰。何事不是忙壞卻。此言固足教初學。然學者知道。則緩急先後皆不失節矣。

劉道原恕嘗面折王介甫。故子瞻送之詩云。孔融不肯讓曹操。汲黯本自輕張湯。此語蓋詆介甫也。

呂惠卿附王介甫甚固。司馬公言利合必離。後果發介甫手簡云。無使上知。蘇子瞻改鑄顏淵之語曰。吾聞觀君子者。問彫人不問彫木。曰。人可彫歟。曰。呂惠卿彫王安石。

邢和叔遇人卽訓誨。時人目曰邢訓。

呂正獻初喜邢恕。聞恕到京。訪之旅邸中。

王伯虎炳之自編修官得帖職。章子厚徧問室中諸人云：誰主張？呂正獻曰：伯虎於例得實上恩也。章遂默然。

元祐中，東坡行呂吉甫賁詞，敘神考初用而中棄之，曰：先皇帝求賢如不及，從善若轉圜，始以帝堯之聰，姑賦伯繇，終焉孔子之聖，不信宰予。又曰：喜則摩足以相歡，怒則反目以相視，既而語人云：三十年作劄子，今日方副得一箇有肉漢。

元祐間，顧子敦臨爲夕郎，封駁任情，呂汲公大防謀之於呂正獻。正獻曰：遷臨耶？躁進者效之。責臨耶？畏懦者將不敢。方今治河之議未決，宜遣相河，因此賞罰，皆非由封駁也。

陳瑩中答楊中立書云：乃欲毀此白麻，哭殿庭，某謂白麻王言也，不可毀。天子之庭，非哭所也。案此原本分上牛段語重，當係一條，今併。

蔡京爲翰林承旨，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，在京用否。蔡君濟元康問之曰：京，小人也，尤好交結宦者，用京

與宦者得志，天下何以不亂？靖康初，貶京分司，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。案此條又見孫穀祥野老記開，記瑩中及見諸所從遊如和靖尹先生之流，有野老記開數篇，姑錄梗概，或原係客語中語也。

崇寧間，立元祐黨碑於宣和殿。蔡京書，立於諸長吏廳事。未幾，星變，一夕，大雷雨，碎宣和殿碑石，遂併諸州者去之。人心不以爲然而天應之。天人無間如此，體究可以知道。宣和殿所立元祐黨碑，以司馬溫公爲首，元祐黨籍固多眞儒賢士，然蔡京以勢利傾奪，錮之鈞黨者

亦多矣。未必皆君子也。余嘗題其後云。等是名丹籍。誰知品目多。蜺龍同在肆。玉石共沉河。摧折人材盡。消磨歲月過。厲階生已甚。龜鑒莫蹉跎。已甚、謂呂汲公行事也。

游公定夫。其子性剛。名之以損。且曰。損。君子以懲忿窒慾。先賢事可法。

孫中丞多內寵。夫人以爲病。縱其尤者犯上。孫不能堪。去之。用此遂數人俱去。孫不之悟。

靖康初。金爲城下之盟而去。唐欽叟少宰。引唐自明皇而後。屢失而復興者。以人主在外。可以號召四方。力救京師。宜舉景德故事。下詔出臨洛京。以令天下。或能大振王略。不然。亦可還據秦雍。以圖興復。翌日。何東入對。引蘇內翰志林以爲周之失計。未有如東澤之甚。其議遂格。

步里客談卷下

盡心一篇，真法言也。此孟子晚年言語，比之公孫丑等篇，無復剛烈之氣。伯夷歌云：神農虞夏忽然沒兮，我安適歸兮。陳古刺今，此意涵蓄，此太史公文筆，非伯夷意也。

韓師德曰：史記書韓信之語曰：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爲兒女子所詐。兒女子，指蕭何呂雉也。班固略其語曰：悔不用蒯通之言，死於兒女手，殊失本旨。水上軍闖入，班固刪去，亦非也。

司馬遷作武帝紀，實錄方士神仙事，無一字譏刺，使讀者不覺思其事，則武帝之愚甚也。案此條載說郭本，今增入。漢武亦善用，人末年用金、霍、及東方朔、枚臯、司馬相如之徒，處之皆得其地，但中年宰相皆不擇人。

太史公有俠氣，故於趙奢、穰苴、儀、秦、刺客等作傳，更得手，以未嘗窺聖賢門戶，故五帝、三王、孔子、孟子傳記，雖補綴事迹，亦未盡善。案此下二條，俱據說郭本增入。

西漢末文章興，文景武帝時小異，然文物之盛也，無如武帝時，將氣有盛衰耶？抑由人主所好耶？美新不類子雲文字，畏死仕莽，不敢去，後人遂以此汙之。君子惡居下流。

范蔚宗黃憲傳最佳，憲初無事迹，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形容體段，使後人見之，此最妙處。其他傳卽馮衍、馬援勝，蓋得二人文字照映，便覺此傳不同，以此知班固前書之不可及者，亦得太史公、司馬相如、賈誼、董仲舒、鼂錯、劉向諸人文字作底草爾。

五代史於楊凝式不立傳。載其歷梁唐晉漢周。以疾致仕。又不明其本心。凝式諫父涉言。大人爲唐宰相。而以傳國。爾與人則其心可見。又不仕五代而託心疾。其人賢。其節高可知矣。余嘗謂自晦與草木共盡者。五代不爲無人。史不得其自者固可嘆。若凝式本末昭晰。史復不書。執筆者何其與善之狹也。

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。文詞平平。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。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。子固答曰。子瞻不作。吾何人哉。二公相推未決。陳奮筆爲之。

古人作詩斷句。輒旁人他意。最爲警策。如老杜云。難蟲得失無了時。注目寒江倚山閣。是也。黃魯直作水仙花詩。亦用此體云。坐對眞成被花惱。出門一笑大江橫。至陳無已云。李杜齊名吾豈敢。晚風無樹不鳴蟬。則直不類矣。

章叔度憲云。每下一俗間言語。無一字無來處。此陳無已。黃魯直作詩法也。

阿房宮賦。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。若丁頭粟粒等語。俳優不如。

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。又疑下邳侯傳。是後人擬作。退之傳毛穎。以文滑稽耳。正如伶人作戲。初出一譚語。滿場皆笑。此語蓋再出耶。毛穎傳贊賞不酬勞。以老見疎。秦眞少恩哉。甚似太史公筆勢。董督行狀書迴紇李懷光二事。似左氏文字通解。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。下皆未當。其誣退之多矣。秦少游云。退之元和聖德詩。與平淮西碑。如出兩手。余以歲月考之。蓋相去十二年也。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谿堂詩。則又如他人所作也。

羅池廟碑。古本以涉有新船。爲步有新船。春興猿吟。分秋與鶴飛。作秋鶴與飛。歐陽永叔以步有新船。是而秋鶴與飛爲不然。說者以是爲歐韓文字之分。蓋篤論也。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。其大體似紀渚子養鬪鷄。在中朝時。方虛驕而恃氣。永州以後。猶聽影響。柳州以後。望之似木鷄矣。

柳子厚先友記。適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。若貞符及雅。則以盤詰詩人之文爲祖矣。
東坡辨黃樓賦。非作於子山。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。卻掃編。徐州黃樓。東坡所作。而子山爲之賦。東坡自書。

韓退之註記。東坡以爲甲乙帳。而秦少游乃敘之作。五百羅漢記。人心之不同如此。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。文字使人擊節賞歎。不如使人肅然生敬。案此條。據說郭本增入。

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。至論趙濟處曰。公文固奇。欲加一字可否。遂改云。及英宗神宗之世。公老矣。功在史官。德在生民。北敵西戎。視公進退。以爲中國輕重。而一趙濟敢搖之一字。固文字關紐也。

余頃見嘉祐一詔。罷茶鹽法讀之數十過。不能去手。每嘆息以爲真王言。旣而觀歐陽文忠集。乃歐筆也。歐文溫潤。尤宜綸誥之詞。其言有私藏盜販。實繁有徒。嚴刑重誅。情所不忍。是於江湖外數千里。設陷穽而陷吾民也。

東坡志林云。嘗欲做盤谷序。作一文字。竟不能成。文章態度。如風雲變滅。水波成文。直因勢而然。必欲執一時之迹。以明定體。乃欲繁風捕影也。

余嘗問王子世云。蘇氏爲縱橫之學如何。曰。有之。時案上有莊子廟記。云只此記中。謂莊子於孔氏陽擠而陰助之。此語亦縱橫家流也。

自古稱齊名甚多。其實未必然。如姚宋。則宋之守正。非姚比也。韓柳元白四人。出處邪正不同。人言劉白而劉之詩文。亦勝白公。至如近代歐梅蘇黃。而子瞻文章。去黃遠甚。黃之詩律。蘇亦不逮也。

內外二制。以潤色王言。布告天下爲職。一字重輕。皆繫國體。喜則升之九天。怒則擠之九地。此爲何理。要須褒貶之間。示有懲戒。如駱賓王詆武后。讀之但笑。至一抔之士。未乾六尺之孤。安在處。乃曰。宰相安得失此人。武氏猶知此。況天下有識之士乎。

江淮春夏之交。多雨。其俗謂之梅雨也。蓋夏至前後各半月。或疑西北不然。余謂東南澤國。春夏天地氣交。水氣上騰。遂多雨。於理有之。

或謂月受日之光。至望則光滿。非也。日月內涵陰陽。月之陰有時而消長。陽亦隨之。故光有圓缺。至望則月之光自滿。適與日望。非受日之光。

沈存中云。世多指脾爲黃庭。有名而無形。然也。冲虛而無方物者也。又云。腎有左右。所以爲坎離。坎離交而滋五藏。如乾坤之生六子。余謂知脾非黃庭。而謂坎離爲兩腎。何異於軫兄之臂。而曰姑徐徐也。

承平時。茶酒班殿侍。繫四五重顏色褰肚。先是京師以竹盛五色線。拽之爲戲。謂之變線。又以殿侍所繫褰肚似之。故亦謂之變線。今不復繫如許褰肚。但有義帶數條耳。楊宣之侍耶云。其前母呂氏財有爲之者。

古人多用轉蓬。竟不知何物。外祖林公使遼。見蓬花枝葉相屬。團圓在地。遇風卽轉。問之。云轉蓬也。